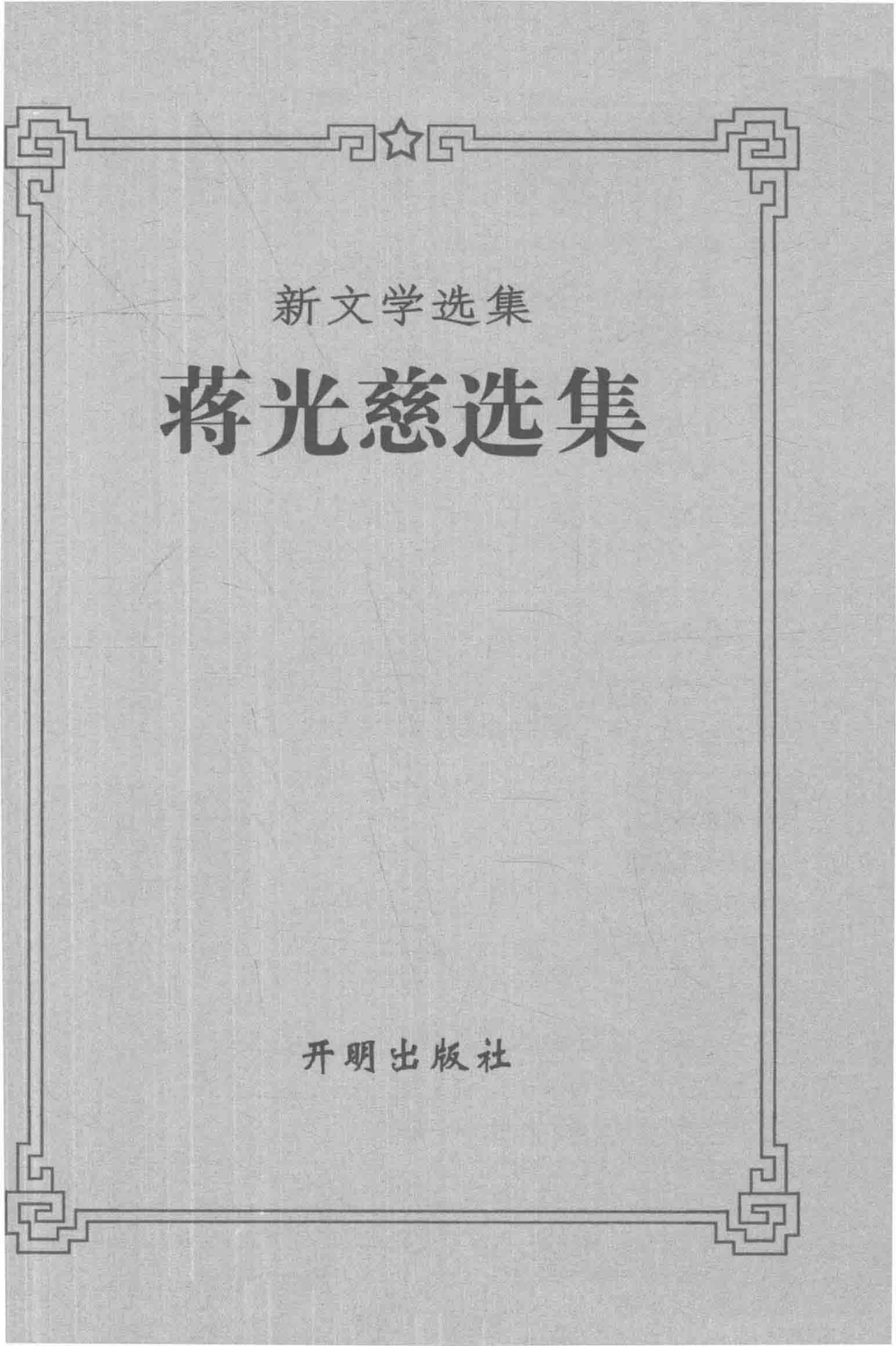


新文学选集第一辑

蒋光慈选集

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编
开明出版社出版



新文学选集

蒋光慈选集

开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蒋光慈选集/蒋光慈著. —北京:开明出版社, 2015.7

(新文学选集. 第1辑)

ISBN 978-7-5131-2161-3

I. ①蒋… II. ①蒋…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现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现代 IV. ①I24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66722 号

责任编辑:卓玥 董晓君

书 名:蒋光慈选集

出版人:陈滨滨

著 者:蒋光慈

编辑者: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

主 编:茅 盾

出 版:开明出版社(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25 号青政大厦 6 层)

印 刷: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148 * 210 1/32

印 张:11.1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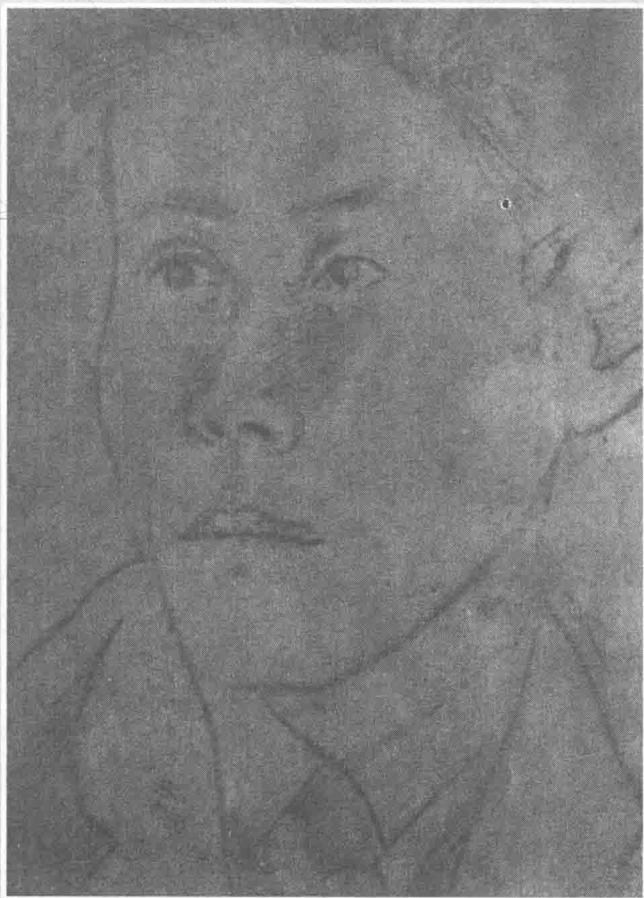
字 数:230 千字

版 次:2015 年 7 月第一版

印 次:2015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23.00

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联系电话:(010)88817647



蒋光慈先生遗像

出版说明

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就成立了“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负责编选“新文学选集”，文化部部长茅盾任编委会主任，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作协党组书记兼副主席、《文艺报》主编丁玲、文艺理论家杨晦等任编委会委员。“新文学选集”1951年由开明书店出版，是新中国第一部汇集“五四”以来作家选集的丛书。

这套丛书分为两辑，第一辑是“已故作家及烈士的作品”，共12种，即《鲁迅选集》《瞿秋白选集》《郁达夫选集》《闻一多选集》《朱自清选集》《许地山选集》《蒋光慈选集》《鲁彦选集》《柔石选集》《胡也频选集》《洪灵菲选集》和《殷夫选集》。“健在作家”的选集为第二辑，也12种，即《郭沫若选集》《茅盾选集》《叶圣陶选集》《丁玲选集》《田汉选集》《巴金选集》《老舍选集》《洪深选集》《艾青选集》《张天翼选集》《曹禺选集》和《赵树理选集》。

“选集”的编排、装帧、设计、印制都相当考究。健在作家选集的封面由本人题签。已故作家中，“鲁迅选集”四个字选自鲁迅生前自题的“鲁迅自选集”，其他作家的书名均由郭

沫若题写。正文前印有作者照片、手迹、《编辑凡例》和《序》；“已故作家”的“选集”中有的还附有《小传》，《序》也不止一篇。初版本为大32开软精装本，另有乙种本（即普及本）。软精装本扉页和封底衬页居中都印有鲁迅与毛泽东的侧面头像，因为占的版面较大，格外引人注目。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称鲁迅“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刊印鲁迅头像是为了突出鲁迅在新文学史上的权威地位，将鲁迅头像与毛泽东头像并列刊印在一起，则寄寓着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发展的最终方向，就是走向1942年以后的文艺上的“毛泽东时代”。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实践毛泽东提出的革命文艺发展的正确方针，是新中国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已故作家”中，鲁迅、朱自清、许地山、鲁彦、蒋光慈五人“因病致死”；瞿秋白、郁达夫、闻一多、柔石、胡也频、洪灵菲、殷夫七人都是“烈士”，是被反动派杀害的。鲁迅和瞿秋白是“左联”主要领导人；蒋光慈、洪灵菲、胡也频、柔石、殷夫都是“左翼作家”。闻一多、朱自清是“民主主义者和民主个人主义者”，但他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脊梁”，“表现

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①“已故作家”和“烈士作家”选集的出版，“正说明了中国人民的、革命的文学和文化所走过来的路，是壮烈的”^②。

“健在作家”中郭沫若位居政务院副总理兼文教委主任，是国家领导人。茅盾“是党的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曾积极参加党的筹备工作和早期工作”，^③又是新中国的文化部部长、作家协会主席，身份特殊。洪深、丁玲、张天翼、田汉、艾青、赵树理等都是党员作家。叶圣陶、巴金、老舍、曹禺等人在文学上的成就自不待言，又都是我党亲密的朋友，是“进步的革命的文艺运动”（茅盾语）的参与者，是“革命文艺家”^④。

“健在作家的作品”，由作家本人编选，或由作家本人委托他人代选。“已故作家及烈士的作品”，由编委会约请专人编选。《郁达夫选集》由丁易编选，《洪灵菲选集》由孟超编选，《殷夫选集》由阿英编选，《柔石选集》由魏金枝编选，《胡也频选集》由丁玲编选，《蒋光慈选集》由黄药眠编选，《闻一多选集》和《朱自清选集》均由李广田编选，《鲁彦选集》由周立波编选，《许地山选集》由杨刚编选。编委会约请的编选者

① 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6页。

② 冷火：《新文学的光辉道路——介绍开明书店出版的“新文学选集”》，《文汇报》1951年9月20日第4版。

③ 胡耀邦：1981年4月11日在沈雁冰追悼会上的致词。

④ 冷火：《新文学的光辉道路——介绍开明书店出版的“新文学选集”》，《文汇报》1951年9月20日第4版。

多为名家，且与作者交谊深厚，对作者的创作及其为人都有深切的了解，能够全面把握作家的思想脉络，准确地阐述其作品的文学史意义。《鲁迅选集》和《瞿秋白选集》则由“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编选，规格更高。

这套丛书的意义首先在于给“新文学”定位。《编辑凡例》中说：“此所谓新文学，指‘五四’以来，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而言”；“现实主义是‘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主流”；“新文学的历史就是批判的现实主义到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发展过程”。这种独尊“现实主义的文学”的做法，把浪漫主义、象征主义以及意识流小说等许许多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挡在“新文学”的门槛之外了，在今天看来不免“太偏”，可在新中国成立伊始的“大欢乐的节日”里，似乎是“全社会”的“共识”。《编辑凡例》还说：“这套丛书既然打算依据中国新文学的历史发展的过程，选辑‘五四’以来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使读者“藉本丛书之助”，“能以比较经济的时间和精力对于新文学的发展的过程获得基本的初步的知识”，从而点出了这部“新文学选集”的“文学史意义”：编选的是“作品”，展示的则是“新文学的发展的过程”。把“现实主义的文学”作为“新文学”的主流，以此来筛选作品；重塑“新文学”的图景；规范“新文学史”的写作；建构“新文学”的传统；回归“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最高指导原则”；为新中国的文学创作提供借鉴和资源，乃是这套“新文学选集”的意义和使命所在，因而被誉为“新文学的纪程碑”。

遗憾的是这套丛书未能出全。“已故作家及烈士的作品”

只出了 11 种,《瞿秋白选集》未能出版。瞿秋白曾经是中共的“领袖”,按当时的归定:中央一级领导人的文字要公开发表,必须经中央批准。再加上瞿秋白对“新文学”评价太低,他个别文艺论文中的见解与“左翼”话语相抵牾,出于慎重的考虑,只好延后。健在作家的选集也只出了 11 种,《田汉选集》未能出版。他在 1955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田汉剧作选〉后记》中对此做了解释:

当 1950 年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编选五四作品的时候,我虽也光荣地被指定搞一个选集,但我是十分惶恐的。我想——那样的东西在日益提高的人民的文艺要求下,能拿得出去吗?再加,有些作品的底稿和印本在我流离转徙的生活中都散失了,这一编辑工作无形中就延搁下来了。

“作品的底稿和印本”的“散失”,并不是理由;“惶恐”作品“在日益提高的人民的文艺要求下,能拿得出去吗?”,这才是“延搁”的主因。出版的这 22 种选集中,《鲁迅选集》分上、中、下三册,《郭沫若选集》分上、下二册,其余 20 位作家都只有一册,规格和分量上的区别彰显了鲁迅和郭沫若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崇高的地位,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

将，郭沫若是继鲁迅之后的又一位“主将”和“向导”^①，从而为鲁郭茅巴老曹的排序定下规则。

鉴于这套丛书的重要意义，本社依开明版重印，并保留原有的风格，以飨读者。

开明出版社

^① 周恩来：《我要说的话》，重庆《新华日报》1941年11月17日第1版。

编辑凡例

一、此所谓新文学，指“五四”以来，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而言。如果作一个历史的分析，可以说，现实主义是“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主流，而其中又包括着批判的现实主义（也曾被称为旧现实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也曾被称为新现实主义）这两大类。新文学的历史就是从批判的现实主义到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发展过程。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发表以后，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便有了一个新的更大的发展，并建立了自己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最高指导原则。

二、现在这套丛书就打算依据这一历史的发展过程，选辑“五四”以来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以便青年读者得以最经济的时间和精力获得新文学发展的初步的基本的知识。本来这样的选集可以有两种方式，一是按照作品时代先后，成一总集，又是个别作家各自成一选集；这两个方式互有短长，现在所采取的，是后一方式。这里还有两个问题须要加以说明。第一，这套丛书既然打算依据中国新文学的历史发展的过程，选辑“五四”以来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换言之，亦即企图藉本丛书之助而使读者能以比较经济的时间和精力对于新文学的发

展的过程获得基本的初步的知识，因此，我们的选辑的对象主要是在一九四二年以前就已有重要作品出世的作家们。这一个范围，当然不是绝对的，然而大体上是有这么一个范围，并且也在这一点上，和《人民文艺丛书》作了分工。第二，适合于上述范围的作家与作品，当然也不止于本丛书现在的第一、二两辑所包罗的，我们的企图是，继此以后，陆续再出第三、四……等辑，而使本丛书的代表性更近于全面。

三、本丛书第一、二两辑共包罗作家二十四人，各集有为作家本人自选的，也有本丛书编委会约请专人代选的，如已故诸作家及烈士的作品。每集都有序文。二十餘年来，文艺界的烈士也不止于本丛书所包罗的那几位，但遗文搜集，常苦不全，所以现在就先选辑了这几位，将来再当增补。

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
一九五一年三月，北京

序

黄药眠

最近我以两星期的时间，把蒋光慈先生的作品仔细翻阅了一遍。因为过去在上海，曾经有一个时期和他朝夕见面，因此现在重新读起他的作品来，我也就感觉到有些亲切。在我脑子里时时会联想到他那北方人的高高的身材，微微突出的下颚，温和的笑态，和笑时露出来的洁白牙齿，以至于他那洪亮而且具有抑扬顿挫的谈话的声音。时间过得真快，光慈逝世不觉已十九年多了。现在我们已步入了全新的时代，光慈生前所追求的理想，所奋斗的目标已经达到。在这个时候，我作为作者的一个朋友，回想当年过的苦难的日子，提起笔来写他的选集序文，真不能不发生一种追怀的情绪！

对于光慈的作品，即在当时的文坛，已就有着很大不同的分歧的意见。有人说他好，也有人说他坏。究竟从整个左翼文

学运动的历史发展看来，我们今天应该怎样来估价他的作品呢？

我想我们基本上应该是肯定它的。

我们说要肯定他的作品，这并不是意味着要把衡量今天作品的标准去肯定它，我们只是说，以今天的立场来从左翼文学运动的历史去追迹，并根据当时具体的客观现实，来去估计它当时所起的积极作用。

作家本人也是客观历史的存在，所以要具体了解他，我们首先就得究明他当时所处的时代。

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到一九二五年左右，马列主义的学说，才开始逐渐介绍过来，而真正有组织的共产主义运动，也是在一九二一年才开始。在这样革命思想的启蒙时代，蒋光慈乃是把马列主义的鲜明的旗帜插到文艺园地上来的旗手。我们如果要求在那个时期就有一个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很成熟而又结合得很好的作家出现，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尽管光慈的作品在思想上有些庞杂，在艺术上有些幼稚，但他在当时的一般青年读众当中还是起着启蒙作用。

作为光慈作品的最突出的思想是什么呢？显然的，那就是人民的爱国主义，这种精神，在他的作品里随处都可以看到。如《哀中国》里：“回想往古不少轰烈事，中华民族原有反抗力，却不料如今全国无声息，大家熙熙然甘愿为奴隶！”又如在《纪念碑》佚生寄给若瑜的第六封信里：“诗人的伟大在于能反抗一切的黑暗，帝国主义者对待中国人真是黑暗极了！我反抗，一定要反抗……”又在其晚年的作品《异乡与故国》，

光慈在八月三十日的日记里悲痛地写着：“我不愿意谈起中国的事情，我愿将中国忘掉，但是我不能够，我的一颗心总是在遥念着那些在艰苦斗争中的朋友们……”又在十月三日的日记里，他这样写着：“说也奇怪，我近来很想回到上海去，虽然我知道上海是不会给我以愉快的感觉的。秋意渐渐地深了，我的思国的情绪也因之渐渐地增加了！”

但是光慈的爱国主义决不是狭义的民族主义，民族自大主义，民族自私主义。他的爱国主义是根据他对于祖国的人民和土地的爱，他对于人民生活的关心和敏感，对于自由和正义的热烈的要求和对于帝国主义的憎恨。

在《少年漂泊者》里，光慈这样写道：“倘若我能拿着枪将敌人打死几个，将人类中的蠹贼多铲除几个，倒也了却平生的愿望……倘若我能努力在公道的战场做一个武士，在与黑暗奋斗的场合中，我能不怕死做一位好汉，这或者也是报答她（他的爱人——药眠）的方法……”

在《野祭》里，光慈这样写着：“不料天使似的女战士，不料在与我会面的后几日竟被捉去枪毙了……难道世界上公道是没有的吗？难道长此不见正义和人道吗？我的心痛……”（这里光慈所说的“正义”、“人道”，显然是从阶级立场出发的，并不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者所说的“人道”——药眠）

在《弟兄夜话》里，光慈借着江霞的口这样说：“……现在的世界太不成样子了，有钱的人不做一点事，终日吃好的，而穷人累得同牛一样，反而吃不饱，衣不暖，这是什么道理？张三也是人，李四也是人，为什么张三奢侈得不堪，而李四苦

得要命，难道说眼耳口鼻生得有什么不同……即如刘老太爷为什么那样作威作福的？他打起自己的佃户来就同打犯罪的囚犯一样，一点不好，就把佃户送到县里去，这是什么道理？什么‘公理’‘正义’都是骗人的，假的，谁个有钱，谁个就是王，谁个就是对的！……”

在《纪念碑》里，光慈笔底下的上海是这样的：“上海为中国资本主义最发达之地，实在没有什么雅趣，徒觉着金钱气焰的薰天，市俗的齷齪讨厌而已……到上海之后，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的真相，可以看到帝国主义的无状，可以看到西方文明是什么一回事，相形之下，更可以看到东方文明之糟糕……”

他的立场表现得最明显的，要算他的《中国劳动歌》了。因为，在这选集里，我不准备选他的诗，所以索性把全首诗选出来给大家看看：

中国劳动歌

起来罢，中国劳动的同胞呀！

我们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到了极度；

倘若我们再不起来反抗，

我们将永远堕于黑暗的深窟。

打倒帝国主义的压迫，

恢复中华民族的自主；

这是我们自身的事情，

快啊，快啊，快动手！

起来罢，中国劳苦的同胞呀！
我们受军阀的蹂躏到极度；
倘若我们再不想法自救，
我们将永远成为被宰割的鱼肉。
推翻贪污凶暴的军阀，
解放劳苦同胞的锁扣；
这是我们自身的事情，
快啊，快啊，快动手！

起来罢，中国劳苦的同胞呀！
我们尝足了痛苦，做足了牛马；
倘若我们再不夺回自由，
我们将永远蒙着卑贱的羞辱。
我们高举鲜艳的红旗，
努力向社会革命走；
这是我们自身的事情，
快啊，快啊，快动手！

七月九日

光慈的这个人民的爱国主义，不仅表现在作品里面，同时也很具体的表现在文艺理论上。

从左翼文学理论之史的发展看来，蒋光慈显然是占有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他继承了五四运动的革命传统，同时又直接继承了国际的革命文学传统，把苏联的文学理论介绍过来。在文